

# 實踐致知：學術人的社會創新之旅

湯京平、張仰賢\*

## 一、象牙塔內的覺醒

臺灣社會經歷了 1980 年代的民主化過程，在各種與政府抗衡的社會運動中被賦權，並在 1990 年代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過程被授能，迄今已展現出相當具有自主性的社會力，分擔政府與市場的治理角色。這個轉變，常可見到大學師生的身影，或參與抗爭，或陪伴弱勢與社區成長，如臺大城鄉所與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等，一直有社會參與的珍貴傳統。有些學術人則以個人的身分，參與重大的公共決策，在社會價值轉換與衝突轉型中，扮演社會良心的角色。不過大部分的學者，都比較習慣沉浸在校園安逸的象牙塔裡，避開社會與政治變遷的喧囂。直到 2010 年代的國科會與教育部補助計畫的推動，才有更多學術人以比較有系統的方式參與在地行動，並開始探索另一種追求知識的旅程：問題導向的行動學術。

在既有的學術制度下，這趟旅途的成本與風險不低，同時以既有制度認定的價值觀而言，預期的報酬率也很不理想。臺灣的學術界在民主化之後經歷了「正常化」的過程，引進了西方更嚴謹的學術出版、聘任、獎補助及升遷等審查標準，一方面強化了學術績效認定與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多元學術發展的空間，讓許多創新的努力與成果難以被體制承認。由於這類參與式的學術需要長期投入，並且很難有清楚的績效指標，在許多以學術出版為主要評量且有限期升等的學校，難以吸引人才投入。年輕學者一旦走進這種非典型的發展路徑，常有無法獲得續聘的風險。對於此類新途徑所培養出來的學術新進，也常被謝絕於學校正式聘任的門外。即使是資深學者，不必擔心生涯發展的威脅，也可能因為績效表現不良而失去以往常有的學術獎項，形同受到變相的懲罰。因此，當科技部開始推動「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及教育部

---

\*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張仰賢，輔仁大學藝術與文化創意學士學位學程兼任講師，詩人，社會企業經營者。作者感謝科技部透過「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催生了社會實踐辦公室，以及社會科學院前院長江明修教授對本計畫的支持。

提出「大學社會責任」政策時，真正的挑戰來自於造成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衝突的體制性阻力。

即便在這樣不太友善的制度環境下，學界仍有不少有志之士不計代價地投入，並為臺灣的高等教育形塑了「社會嵌入」(socially engaged)的整體特色。與世界各國相較，這樣有系統地把大學力量導入地方，約莫只有泰國百億泰銖預算的 University to Tambon 計畫（全名為「整合升級社區社會與經濟計畫」，簡稱 U2T）可以媲美。<sup>1</sup> 這個社會嵌入的新學術型態，可望鼓勵師生穿透表象，探索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轉化抽象的知識為具體的行動解方，並從行動的操作設計與創新中找到新的理解，進而創造新知識。

在追求這個理想的過程中，熱情投入的學術人所面臨的核心挑戰，應是維持長期投入的財務自主性。科技部為了吸引大學的投入，以競爭型的計畫提供獲得青睞的學校優厚補助，並期待計畫結束後學校能夠以校務基金吸納運作的成本。不過在低學費政策的現況下，這個改革議程並非威脅學校生存的核心議題，也比較沒有長期關心此議題的利益集團（如學生或家長），加上學校的人事更迭頻仍，不同領導者或有不同的想像，因此要從學校獲得穩定的財務支持並非易事。一旦計畫結束，學校人員撤離，社區合作夥伴則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背棄，終將傷害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因此，如何發展出可持續的穩定財源來取得學術行動的財務自主性，是臺灣嵌入式學術能否穩定發展的關鍵問題。

## 二、歸蜜——自償的社會實踐型態

政大社會實踐辦公室退出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的運作後，即致力於追求財務自主，除了調整與社區合作的工作內容以降低財務需求，並透過桃園大溪、復興等新場域的經營，發展能夠多方獲利的自償模式來達到能夠永續營運的目標。飼養本土蜂的「歸蜜計畫」(Green Meet)就展現了這樣的潛力。

### (一) 社會層面

構想來自辦公室同仁參與外部財務訓練時，想到「被動式收入」不應該是資本家的專利，應該可以設法為山區的農友與持有保留地的原住民，創造這樣的收入。經過與熱心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返鄉青農邱榮漢腦力激盪，發現「養蜂」

<sup>1</sup> 該計畫邀集 80 多所大學與 3,000 個地方政府，合力推動以社區為基礎的經濟振興與復甦計畫，冀能提升偏鄉就業率，解決其貧窮與發展遲滯的問題。在本質上比較偏重經濟面向，而不像臺灣兼顧永續發展的各项目標。

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在農場中擺放蜂箱，支付其權利金，就能改善初級產業從業者的營收，降低靠天吃飯的風險。此外，對於收存蜂箱的農友而言，也許更大的利益來自高密度的蜜蜂授粉將提升其農園的整體產量。根據一位油茶園的農友表示，放置兩個蜂箱九個月後提高了三成油茶籽的產量，因此希望能增加蜂箱的數量。<sup>2</sup>

養蜂除了能夠讓農場獲益，蜂箱的製作則有另一層社會意義。大溪臨大漢溪，早年為復興山區的木材輸出門戶，素以木藝技術（特別是神桌神像）馳名，有豐富的木屑與邊角廢料可以壓製成木板，因此規模擴大後，可以和在地的至善高中農銷科與木工科產學合作，透過蜂箱、蜂產品包裝的設計與製作，開啟其師生創業之路，同樣可以和至善高中發展長期合作關係的部分是蜂蜜加工。利用該校餐飲技術科所配備的國際化餐飲專業實習教室，共同開發蜂蜜加工產品，除了增加蜂蜜的價值，鞏固這個技職培育基地，將能為返鄉的創業者培養可靠的在地夥伴。<sup>3</sup>

## （二）生態層面

選定本土蜂為飼養對象並以「歸蜜」（蜜蜂歸來）為名，標示了這個社會企業的生態永續基調。蜜蜂生態崩解、大量蜜蜂消失是近年值得憂慮的普遍現象。少了活躍的蜜蜂，包括農作物在內的植物將無法授粉，進而導致生態多樣性降低的長期影響，乃至於糧食危機等立即的威脅。而蜜蜂大量消失的原因很多，自然因素包括寄生蟲、病毒等感染（陳裕文，2004），或天敵數量增加等生態鏈變化的結果。然而，生態鏈的變化可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如溫室效應造成的極端氣候，引發氣溫急遽變化，讓身為外溫動物的蜜蜂降低覓食活動，減少飛行距離，導致蜂群糧食不足；此外，極端氣候造成紊亂的時序及植物花期也可能造成蜜蜂營養不良乃至於蜂群崩壞。對蜂群最大的威脅還是人類的活動。研究顯示，農藥使用是最惡名昭彰的因素（吳姿嫻，2017）。尤其在氣候變遷助長病蟲害的災情時，往往引誘農友使用過量農藥，對蜂群造成更大的威脅。另有研究顯示，人類手機之類的文明電器發射的電磁波也可能干擾蜜蜂的導航系統，影響其返巢能力。

此外，比較弔詭的問題是養蜂事業對整體蜂群延續的影響。理論上透過科學方法飼養蜜蜂，並透過飼料幫助蜂群度過缺乏糧食的季節應該會增加蜂群的

<sup>2</sup> 在國外，為了使瓜果等作物在短期間內授粉，農場主人甚至會向蜂農租借蜂箱。在國內，蜂農則以卡車載運蜂箱至各地果園（如龍眼林）採蜜，與果園達到雙贏的結果。

<sup>3</sup> 該校因地緣關係，招收許多復興區的原住民學生，因此兼具振興部落文化的潛力。

數量。然而，如果目標是讓蜜蜂能夠持續存在，發揮其授粉的功能，則目前的運作模式可能降低蜂群適應自然變化的韌性，而產生長期的危機。相較於本土種的東方蜂，<sup>4</sup> 外來種義大利蜂具有繁殖力強、採蜜量大、覓食區域廣、穩定性高而容易飼養的優點，較具經濟價值，<sup>5</sup> 因此多為大規模養殖的對象。然而，就生物多樣性而言，馴化程度低的本土蜂對環境有較強的適應能力，採蜜期可從早春到初冬，對於不同季節開花的植物都能以敏銳的嗅覺予以採集，適應氣候變化及地形高度能力較強，因此有很高的環境價值。然而，大量飼養的義大利蜂一方面因強力搜刮蜜源而排擠本土蜂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可能侵入本土蜂的蜂箱，殺死蜂王，造成本土蜂的潰散。<sup>6</sup> 為增加蜜蜂品種的多樣性，避免只適於存活於低海拔的義大利蜂因農藥或蟲害大量死亡，以及引發的生態浩劫與經濟損失，飼養本土蜂有重要的生態意義。

歸蜜計畫還有一個地域特色，是與許多丘陵與山區의 農場合作，而義大利蜂無法在山區工作，我們透過跨校交流機會與宜蘭大學進行跨域合作，導入臺灣黃紋無螫蜂的飼養，避免外來種義大利蜂的危害。本地無螫蜂的體型較小，主要分布在海拔 700 公尺左右的山區，因為能在複雜的林相生活，適合山區農場的生態（方綺，2019），並且採集各種蜜源植物的花蜜花粉，不會過度依賴有限的樹種，更適合歸蜜計畫的農場土地活化理念。



圖一：本土無螫蜂的飼養

<sup>4</sup> 本文以「本土蜂」泛稱在西方蜂被引進前即已存在的蜂種，把「野蜂」保留來指稱非人為飼養的蜜蜂。

<sup>5</sup> 由於本土蜂比較容易有棄巢現象，並且蜂群之間容易產生衝突，造成傷亡，飼養比較困難，蜂箱所需間距也比較大，當然也不太能像養義大利蜂一樣，集中載運到外地果園密集採蜜。

<sup>6</sup> 請參考 <https://kknews.cc/news/v6gkng2.html>。

### (三) 治理層面

臺灣繼日本之後，近年社區營造、搭配青農返鄉創業，以及養蜂轉變成二級產業收益較豐等因素，開啟了養蜂的風潮(黃子豪, 2018),<sup>7</sup> 但對於恢復本土蜂的族群規模以強化生態韌性的主張，仍少有具體想像。透過與在地青農腦力激盪，社會實踐辦公室在歸蜜計畫中嘗試以創新的營運模式推動此一倡議。一般養蜂的營收來自蜜蜂本身、蜂蜜及其加工品，也有人發展養蜂場的觀光旅遊，但比較少見到以蜂箱為商品的。該計畫以蜂箱為投資標的，吸引城市中願意投入前述社會責任與環境理念的投資者認購。募集的資金除用在製作蜂箱、訓練專業蜂農養蜂、支付農園地主權利金，並在一段時間後，透過販售蜂蜜及加工品的營收，返還資金及約定的利息給投資人。此一設計不但在追求永續發展目標時能同時讓多方(地主、附近果農、蜂農、投資人，乃至於社會大眾)同時獲益，也能連結城鄉的行動者，以具體行動發起搶救本土蜂的倡議。然而，最珍貴的是，這種自償模式讓學術人的實踐行動不必擔負過重的成本，故不必向學校、政府或企業遞送補助申請，不必受外在 KPI 限制，以及高頻率查核活動的干擾，甚至在「校辦社會企業施行細則」存在的前提下，還可能賺取不錯的收益，作為投入其他社會實踐計畫的資金。<sup>8</sup>

## 三、實踐致知之道

對於社會科學的學者而言，新知多半來自於觀察、分析與歸納等靜態的活動。這過程通常需要保持某種抽離的客觀。「實踐」則意味著與觀察者締結夥伴關係，和傳統的被觀察者分享價值觀與承擔行動的結果，主觀判斷與偏好的滲入已無可避免。前述的學術活動仍會不斷進行，但创新的主要來源已轉移到與在地夥伴的思維碰撞與相互學習：學術人透過整合跨域的科學知識，與田野實踐者所累積經驗智慧及在地知識，攜手解決特定問題，並在此過程中創造並累積新知。在設計可行的自償模式時，必須仰賴在地青農對生產網絡、通路的了解，以及可能收益的評估。在飼育本土蜂部分，則獲得宜蘭大學原專班主任陳怡伶的專利技術支援。甚至在降低虎頭蜂侵擾的措施上，都有基層實踐者的巧思：農場主人找到網目大小剛好的網柵，把蜂箱圍起來，容許本土蜂進出，卻能把虎頭蜂阻擋在外，並調配出能吸引虎頭蜂的酵素以捕殺這些天敵。透過實

<sup>7</sup> 請參考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99165/>。

<sup>8</sup> 政大雖然幾經周折通過了校辦社會企業的相關法規，但一直未發布施行細則。

踐型課程的在地教學，政大學生也得以深入社區了解實踐的各項細節，並因此投入在地創生的提案與生涯規劃。

然而，最根本的創新應該是在制度面鞏固實踐的傳統與能力。臺灣的大學終將因為具備社會實踐的精神，而成為有品格的大學，在世界的高等教育之中獨樹一格。但是，一旦政府政策改變，鉅額的補助不再延續，有多少學校及學術人願意而且能夠繼續投身於此？自償模式的開發無疑是轉型的關鍵。歸蜜計畫即為投石問路的嘗試，以企業家的精神鋪設實踐致知之路。

## 參考文獻

- 方綺 (2019)。《台灣黃紋無螫蜂蜂群野外觀察、最適飼養方法評估及溫室授粉應用之相關研究》，宜蘭：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學系生物技術碩士班碩士論文。
- 吳姿嫻 (2017)。〈農藥對蜜蜂生理與疾病發生之影響〉，《苗栗區農業專訊》第 79 期，頁 10-12。
- 陳裕文 (2004)。〈蜜蜂病敵害的發生與防治〉，宜蘭：國立宜蘭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
- 黃子豪 (2018)。〈瘋養蜂——臺灣養蜂現況分析〉，《苗栗區農業專訊》第 83 期，頁 8-9。